

鬼才荒唐镜

作者：冯沛祖

广东出版集团



鬼才荒唐镜

冯沛祖 著

目录

第一回	小村童戏耍妖道	憨秀才怒嘲学政
第二回	愤世俗纵情诗酒	老举人训导顽童
第三回	失家财寡妇含冤	讽知县夜贴对联
第四回	生菜会八音娱众	借棺材妙对秀才
第五回	一文钱豆豉解困	饮早茶广州民俗
第六回	说名胜醉酒逞才	急生智逃出险地
第七回	吓潘贵竹林扮鬼	逛花市茶楼受气
第八回	唬掌柜利用乞丐	制妙联夜观花灯
第九回	游佛寺镜泉巧对	饮北郭师生叙旧
第十回	拦官轿阴陷贪官	具状词上告府衙
第十一回	狗咬狗落井下石	大不敬摘冠潜逃
第十二回	二神诞秀才斗智	借乩笔妙揭阴私
第十三回	蒙羞辱兰香跳河	遭报应潘贵落难
第十四回	拾布伞天降横祸	救人命镜泉筹谋
第十五回	小讼师公堂雄辩	招魂牌老道唬人
第十六回	妙算计拆穿老道	戏二妹无聊打赌
第十七回	寻石狮秀才推理	论婚嫁三婶做媒
第十八回	摒世俗镜泉娶妻	流尸案地保破财

第十九回	喜成亲名扬乡里	戒偷儿相公慈悲
第二十回	惩粮差忍心打马	撰妙联戏弄孤寒
第二十一回	重修桥官府推搪	巧布局秀才募捐
第二十二回	娶亲宴新郎跳河	探实情镜泉暗访
第二十三回	借冤魂侦破奇案	风流怨财色夺命
第二十四回	明物理消除异象	施小计造就孝子
第二十五回	科举场微须闹剧	烧腊店荒唐扬名
第二十六回	告御状官场倾轧	桂河渡挑夫劫财
第二十七回	追贼赃造贼捉贼	孟兰节重逢故知
第二十八回	兑银票计王谋算	求脱身知府窘迫
第二十九回	保名声巡抚息讼	失巨金衙内技穷
第三十回	柳絮院名妓中计	龙门栈诡商上钩
第三十一回	聂一阳接连遭劫	荒唐镜领悟人生

第一回 小村童戏耍妖道 憨秀才怒嘲学政

清末年间，广东出了两个很有名的民间掌故人物，一个叫陈梦吉，据说是顺德人；一个叫荒唐镜，据说是南海人。两人皆以擅用计而得以留名民间。直到今天，他们的滑稽事迹仍然为四乡南（南海）番（番禺）顺（顺德）及广州的不少老人家所津津乐道，是人们茶余饭后有趣的谈资。

民间掌故，以讹传讹；口头文学，随意发挥。老百姓的共同创作是这类故事得以广泛流传的基础。笔者曾写有《怪才陈梦吉》一书，现在再来说说这个荒唐镜。此人跟陈梦吉一样，也是名不见经传的，过去写正史的人大概不屑于记述这类小人物的事迹，因而他到底出生于南海县的哪条村哪个镇，已难稽考；只是为了说书的方便，不妨就照某位老人家的说法，姑且把荒唐镜的老家称之为潘家村吧。若从他的这个绰号来看，大致可以想见此人定是有点玩世不恭，做事离奇古怪，滑稽荒唐。其实不然。细察民间留传下来的有关荒唐镜的故事，凭机智，耍手段，出蛊惑，施诡计，用广州方言来说，就是六壬王，专扭计，所作所为有的确是无厘头，有的也纯属胡闹，但为人心地不坏，目的并非邪恶，不少作为合乎法理人情，有的还带有侠义性质。可以说，在人格人品上，荒唐镜实在有不少地方足可令某些道貌岸然的所谓正人君子汗颜呢！

现在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滑稽人物的荒唐故事。就从小时候讲起。

话说荒唐镜七岁那年，潘家村来了个自称黄仙姑的“游方”道姑，五十来岁的年纪，穿了件旧得发白的道袍，梳了个高髻，挽了个蓝布袋子，执着把拂尘，容貌本就生得丑陋，再加脸上的皱纹纵横，眼角处更是可以夹死蚊子，看上去简直叫人惨不忍睹，却自称是罗浮山天玄子的高足，深得这位世外高人的真传，能知人间的寿夭穷通，过去未来云云。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

当年的人没有几个是不迷信的，尤其在闭塞的乡村，几乎人人都信神信鬼，拜佛求仙。听了黄仙姑如此这般的口吐莲花，不少人竟就信以为真，请她去给自己看家宅，卜祸福。黄仙姑先拿了罗盘在潘家村的大财主潘远扬的大宅四周乱转，煞有介事地看上看下，望左望右，指东指西，最后对着潘远扬深深一揖，道：“老施主祖上积下无穷阴德，今生财运亨通，福寿绵延，阳寿过百，真罕见之福人也！”当时潘远扬刚好年过古稀，一听自己还有三十多年的阳寿，高兴得捋着白胡须大笑，这老财主平时吝啬得要命，现在却令仆人打赏黄仙姑三两银子。

随后黄仙姑又给三婶睇相看掌，一边看一边问东问西，最后说三婶过去时运低，阴气重，撞过妖邪，现在就好多了，儿女孝顺，渐入佳境，将有极好的晚年福享。听得三婶眉开眼笑，于是黄仙姑又得了五钱银子。

黄仙姑接着给张大伯看风水，给三姑六婆择阴宅，给张才刚满月的儿子阿川看命相，如此这般胡弄了两三天，竟就捞了十多两银子。

黄仙姑看看已到见好便收的时候了，在潘远扬家美餐一顿后，满脸堆笑地道了谢，正想离村而去，刚出门口，荒唐镜的母亲白氏突然从远处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惊恐地大叫：“黄仙姑！我儿子阿镜撞邪啦！他爸又出了县城，麻烦仙姑快去看看！”

黄仙姑一听又有生意上门，心中暗喜，口里可说得笃定：“这位大嫂别慌别慌，有我黄仙姑在，天大的事也无碍。”边说边拔腿跟了白氏往家赶，大群村民正闲着无事，一听有如此新闻，也跟在后面来看热闹。

大家一进门，只见荒唐镜直挺挺地躺在竹床上，两拳紧握，口圆半张，双眼发直，像在魂游天外，又似在看着屋梁上的蜘蛛网，痴痴呆呆的，神色确是不对。黄仙姑摆摆手请大家稍稍退后，然后绕着竹床转了一圈，伸出手在荒唐镜面前晃了几晃，见孩子没有反应，抬头

看一眼白氏，似是在问：“孩子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白氏会意，连忙道：“阿镜半个时辰前跟阿祥几个一起在后山的坟地玩，回来时说口渴，还未喝水，就突然跌在地上变成这样子了！我把他抱到竹床上，怎样弄他他仍是这样，就跑来找仙姑你了！”

阿祥与几个小孩也跟着七嘴八舌地叫：“是是是！在后山时大家都好好的！我们都没事，不知阿镜怎么会变成这样。”

黄仙姑把白氏轻轻拉过一边，低声问了阿镜的生辰八字，捏着手指算了一回，轻叹一声，摇头晃脑起来：“这就是大嫂你刚才说的，令郎是撞邪啦！坟场那地方，阴气所聚，令郎五行缺火，煞气不足，就容易撞邪啦！”顿了顿，“让本仙姑再好好看看。”绕着竹床又转了一圈，再走出门来，凝着神看了后山一回，别过头扫一眼跟在身后的大群村民，“各位可看见山上缥缈的紫气？”

众人一个个伸长脖子，瞪大眼睛，看着后山上丝丝白云飘过，哪来的什么紫气？一些人不觉摇头，一些人在你眼望我眼，却听黄仙姑对白氏高声道：“大嫂，古人有云：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令郎正是撞着了白虎星了！山上的紫气，便是这个星宿留下的尾彩……”边说边转身走回屋里，也不管白氏有没有看到什么紫气，“大嫂，令公子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再加两额朝拱兰台，乃大贵之相也！现在冲撞了天上星宿，这对他以后一生可是非常不利呀！大嫂你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看一眼白氏正听得一脸的虔敬畏惧，立即又加重语气道，“破财挡灾，此之谓也！钱财小事，令郎今后的远大前程要紧，大嫂你可是万万小气不得的！我这里有神符三张，均有仙人的灵气，焚符祷告，百求百验，屡试不爽。你现在立即到后山设一祭案，上供雄鸡一只，白米二碗，香炉里一定要焚上上等檀香，如果一时找不到，我这里也有，务必速速办好，我当祭坛作法，以保令公子平安……”

“安”字还未说出，只听得一个童声的大叫：“得了！黄仙姑！你只是想骗钱！我什么事也没有！什么邪也没撞！”吓得正跟在黄仙姑后面的众村民一齐望过来，只见荒唐镜已“崩”的一下从竹床上跳起，手指黄仙姑大笑道，“我的撞邪全是装出来的！就想看你是不是真的有道行！”

大家全都一怔，黄仙姑更是一下子呆在当地，只听荒唐镜又叫道：“各位叔伯伯伯！黄仙姑连我这样装的都看不出来，又白日见鬼似的瞪大眼骗大家说山上有紫气，可见她的能知什么寿夭穷通，看风水卜祸吉全是骗人的！”

这下子热闹了。村民们回过神来，一些人便指着黄仙姑责骂，骂着骂着，一些人更像是如梦初醒，喝令她归还那一两几钱银子。乡人迷信起来很虔诚，但一旦知道受骗也通常会气冲斗牛，对骗子老实不客气。黄仙姑狡辩了两句，看看势头不对，众怒难犯，几个村民几乎要挥拳相向，吓得把收到的银子退出来。人们一吵，其他的乡人也蜂拥而至，一听如此这般，又看到有人收回了银子，那就连本来还半信半疑的人也跟着大吵大闹要黄仙姑还钱了。一时间荒唐镜家门前的空地就像开了墟场。半小时后，黄仙姑装着满脸尴尬的笑，在众乡民的嘲讽责骂声中逃离了潘家村。

黄仙姑一走，有几个村民就问荒唐镜怎么知道黄仙姑是在骗人。荒唐镜眨了眨他那双精灵灵的眼睛，道：“其实我也不敢肯定。只是见她做的事全没法证明的，我就起了疑心。比如她给潘老财看家宅，说潘老财祖上积德，今生享福，看看潘老财家的摆设，谁都看得出来是大财主啦！当然是今生享福啦！又说潘老财享寿过百，那是三十年以后的事，谁知道她说的对不对？她给三婶看掌睇相时尤其明显，开始的时候就是问了又问，等三婶无意中把什么都说出来了，她才说三婶曾经撞邪，三婶在山上撞过鬼的事谁不知道？又说三婶的子女孝顺，当时三婶的儿女就陪着三婶，那种孝顺的样子，连我都看得出来啦！至于其他的看风水，那是多少年后才能应验的事？谁知她是不是乱说？再加我看她收银子时的那个衰样，所以我就

想试试她！”说完，嘻嘻地笑起来，跑出外面玩去了。

荒唐镜的“好计”从此在潘家村里就有了点“名气”。

这件事过了半年，潘家村又来了一个道士，四十来岁，穿着比黄仙姑可光鲜多了，自称来自西樵山云泉仙馆，是妙空真人的嫡传，懂巫术，通阴阳。他先在村头大榕树下设了香案，鼓动如簧之舌胡吹一通后，又跳了一轮大神，惹来众乡民围观，然后就开始兜售他“壮阳调阴和顺百脉”的“灵丹妙药”。

也不知是不是上次黄仙姑的教训，总之是除了几个三姑六婆向他买了几个蜡丸外，其他的村民对这些灵丹妙药并不感兴趣。这天下午刚好塾馆放假，荒唐镜跟几个小村童阿祥阿富等也在大榕树下看热闹，现在看看快要日落西山了，荒唐镜便打算回家，刚钻出人群，没走两步，突然肩头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转头一看，原来是老村长潘良。

“良伯，什么事？”

潘良没哼声，只是笑笑，拉了荒唐镜走到不远处的小溪边，看看附近无人，低声道：“这个道士胡吹乱吹，我看他是在卖假药骗钱。占了村口的空地，坏了本村的安宁。我想叫他走，但又不好开口。阿镜，人人说你好计，你有没有办法把他赶走？”

荒唐镜看看潘良，又看看大榕树下，只见村民正在陆续散去，过了一会，便只剩下些村童和百无聊赖的三姑六婆仍围在那儿。荒唐镜的脑子在猛打转，又过了好一会儿，突然，荒唐镜笑了。

“阿镜，想出什么好计？”老村长有点心急。

荒唐镜崩的一下跳上旁边的大石，把嘴凑到老村长的耳朵边，低语了一会，听得老村长连连点头，最后忍不住，大笑起来，嘴里轻轻连说几句：“好计！好计！阿镜你真是人细鬼大！”

荒唐镜跳下来，向着老村长做了个鬼面，然后施施然走向大榕树，这时候，大榕树下已走剩三几村童，中年道士正在十分沮丧地收拾他的“家当”。

荒唐镜走过去，轻轻拉了拉道士的阔大袖袍。

“什么事？”道士抬起头，一看是个小村童，大感奇怪。

“法师，生意不好吧？”荒唐镜低声道，“我们潘家村的人是要眼见为实的，法师要使人相信了，那么法师的灵丹仙药就好卖了。”

中年道士一听这个小村童竟能把话说得如此老成，心中不觉十分惊异，怔了一怔后，也低声问：“那要怎样才能使村人相信呢？”看荒唐镜一脸的沉思，便又加一句，“如果你有什么办法令我的药好卖，我就给你一钱银子买糖仔食。”

荒唐镜心中骂一声：“你这个孤寒鬼！”（孤寒，广州方言，吝啬、小气的意思）嘴上却说得甜：“这个我有办法。明天上午你再来，等到大家都围满了，我就拿上一块黑色片糖，要你猜是什么。你就说是片糖，那样大家就都会相信你真的懂巫术了！你的药就好卖了！”

道士一听，妙呀！不觉低叫道：“唉呀！小朋友，你真是好计！这事你千万不要跟人说！明天卖了药，我就给你银子买糖仔！”同时心中不免有点后悔，刚才不说一钱银子而说五分银子就好了。

第二天上午，日上三竿的时候，道士又来到了大榕树下，把昨天说过的话再又胡吹了一通，果然又围上来了一大群的村民。道士正讲到自己能通阴阳的时候，荒唐镜从人群外挤进来，两只小手掌捂着，对道士道：“法师，你说自己懂巫术，你猜猜我手掌里是什么东西。”

道士立即闭着眼睛捏手细算，过了一会，叫道：“是片糖！”

荒唐镜向着道士深深作了一揖：“法师果然是神明呀！”走上前，高举双手，“请法师尝尝我们潘家村的片糖是不是很好吃。”

道士一看荒唐镜手掌上的是一块黑糊糊的东西，心想这里的片糖怎会是这样的？但众目睽睽之下又下不了台；若说这不是片糖，岂不是自己掴自己的嘴巴？况且这小孩子昨天就跟

自己讲好了的，难道骗自己不成？可能这里的片糖就是这模样的！于是道声“多谢”，拿起来往嘴里一放，再一咬一咽，唉呀呀！怎么又臭又涩，叫人反胃？

荒唐镜看他又咬又咽，后退两步，小手遥指道士的鼻子，大笑着叫道：“这是猫屎！”

荒唐镜不说犹可，这一叫，道士便哇的一声吐将出来。

众乡民先是一怔，然后哄然大笑。几个小村童更是又叫又跳：“道士吃猫屎啦！道士吃猫屎啦！”

老村长随即走出人群，把昨天如何要阿镜设计的事向村民说了一遍，再指着正双手捂着肚子，弯着腰的道士道：“这家伙在妖言惑众卖假药骗钱，大家不要信他！”这时道士正呕到几乎连黄胆水都反出来。

众人又是一阵哄笑。两个村妇从外面挤进来，要道士赔昨天的药钱。

道士这回算是丢尽脸了，他万没想到自己身为走南闯北的江湖术士，竟会栽在一个七八岁的小村童手里，在众人的嘲骂声中，愤愤然还了两个村妇的几钱银子，急急收拾起家当，落荒而逃。

这回荒唐镜的“好计”便传出了潘家村，成了本村及邻村一些乡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天塾馆放了学，荒唐镜背着书包飞跑回家，一拐过土地庙，正要跳过田埂，突然听到有人大叫：“阿镜！”抬头一看，只见邻居张老伯正赶着水牛走过来。

“张伯，什么事？”荒唐镜收住脚步。

张老伯拍了一下水牛，急走几步，来到荒唐镜面前，道：“阿镜，人人说你计好，那你有没有本事骗得了我？我张老伯可是食盐多过你食饭。”

荒唐镜一怔，再眼珠子一转，看一眼张老伯，一脸焦急地叫道：“张伯，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骗你？现在我想骗你也没时间。阿祥说后山的那个水塘今早漏干了水，很多鱼在泥浆里乱游，我现在要赶快去多捉几条鱼回家做菜……”话未说完，人已飞奔而去。

张老伯一听，唉呀呀，竟有这样的坏事，再看荒唐镜，已朝着后山方向跑得老远了，心想捞几条鱼去墟场卖可得几个钱喝酒，如此良机岂容错过，一拍牛屁股让它自己回牛栏，急急脚也朝着后山奔去。

荒唐镜一拐进后山，转头透过树丛看到张老伯正朝这边奔来，心中大笑，再一转身回家去也。待张老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转出后山，看眼前那个水塘，水满满的，一点也不比平日少，气得大骂一声：“你个阿镜！”待慢慢喘息甫定，才猛然醒悟：自己原来已经被阿镜骗了，不觉摇头苦笑。后来这件事传了出去，荒唐镜的“好计”之名又得到了一次传扬。

故事讲到这里，笔者也该交代一下荒唐镜这个名字的来由了。

荒唐镜这个滑稽人物的本名当然不叫荒唐镜。据研究，我们汉人的姓氏有五百多个，单姓为多，复姓少量，有些姓还相当古怪，如“羊舌”、“南门”、“第五”这类，但没有姓“荒”的，也没有姓“荒唐”的。那么荒唐镜的本名叫什么呢？据老人家的传说，叫潘镜泉，至于此人这个“荒唐”绰号的来历，还得先说说他的父亲。

荒唐镜的父亲叫潘陆，当然也是上辈人所传，史籍无从稽考。说起来也是个半滑稽的人物。据说荒唐镜虚龄九岁那年，长期患病的母亲白氏终于不治，撒手西去。几个月后，不知从哪里来了个手段甚高的“登天”（偷儿），村中几家富户接连失窃，潘陆就在家门口贴上一副对联，上书：“鼠因粮绝潜踪去，犬为家贫放胆眠。”一是为自己的生活困顿感慨，二是向偷儿表明自己穷得家徒四壁，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偷的，结果那个偷儿就真的没有光顾他。又据说有一次，他在村头大榕树下喝得半醉，跟乡人谈天说地，邻居好友陈鸿欣经过，劝他别喝了，他就给人胡编故事。只见他把手中酒杯一举，道：“老友，你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曾经劝过吕洞宾戒酒？”

陈鸿欣一听，大吃一惊：“观音是佛，吕洞宾是仙，佛劝仙戒酒？哪里的话！”表示不相

信。

“老兄你这就有所不知了！”潘陆眯着醉眼，荡了荡手中杯，“话说有一次观音菩萨碰到吕洞宾，就劝他道：‘你这家伙，曾三醉岳阳楼，私度何仙姑，鼎州献墨，飞剑斩黄龙，现在都成了八仙头了，为什么还不戒掉酒、色、财、气呢？’吕洞宾就笑了，道：‘观音菩萨啊，你既然不好酒，为什么手中总拿着酒壶（净瓶）呢？你既然不好色，为什么要养童男童女呢？你既然不爱财，为什么降伏金妆银裹呢？你既然不生气，为什么降伏金翅大鹏呢？’气得观音拿起净瓶和茶杯就掷吕洞宾。吕洞宾一闪身避过，大笑道：‘只这一瓶两杯，如何打得倒我八仙之首！’”说完，看着杯中酒得意洋洋，围观者已一个个笑得捂住肚子。

照上辈老人家所传，潘陆这名字还来得有讲究，一说是因为他排行第六，所以人称潘陆（在广州话里，“陆”“六”同音）；另一说更有根据，而且有趣得多，说是因为他仰慕古人潘岳、陆机的文名，故取此名。翻查史籍，原来陆机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文才倾动一时，所作《文赋》，是古代著名文论，至今不朽。至于那个潘岳，当时与陆机齐名，同为西晋太康体（一种诗风）的代表作家，文学史上说“潘陆”，就是指称这两人。而这潘岳还有更为后人所知的一点，就是“美姿仪”，是个出了名的美男子，据说他上街游玩，不少女子向他的车子投掷鲜果，以示爱慕，因而留下“掷果盈车”的故事。古代小说写青年男子美貌，多以“貌若潘安”来形容。这个潘安，就是潘岳（潘岳字安仁）。

可怜荒唐镜的父亲潘陆，仰慕古人的美貌文采，却长成十足个乡巴佬模样，身材高瘦，黑黝黝的脸，牛眼，狮鼻，口大，翘下巴，小女子见了，别说“掷果盈车”，不少可能还会“弃而还走”。相貌这事儿没办法，最要命的是他自以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博古通今，经天纬地，可以平步青云，布衣而至卿相，考了秀才后（明、清科举制度，士子经童生试录取者称生员，即民间俗语所说的秀才），就更是踌躇满志，心高气傲，哪知以后屡应乡试，想中举得个功名，走上仕途，却次次名落孙山（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的考试，考期在八月，分三场，考中的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开初几次还在暗里埋怨自己运气不佳，及后眼睛越来越近视，年纪越来越大，功名心不觉就越来越淡，想做官发财光宗耀祖看来已尽成泡影，自然越想越气，脾气则越来越躁，最末的那次乡试更叫他气得七窍出烟，发誓不再考这功名。

这件事说起来相当滑稽。

话说那一年乃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又是乡试之年（清朝规定，每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乡试，遇庆典加开科场的为“恩科”，属于例外），潘陆自认已把这“代圣人立言”的功夫做足（科举考试内容以八股文为主，文章题目出自《四书》、《五经》，考生所论要据《四书章句集注》等书，不允许自由发挥，号为“代圣人立言”），便兴致勃勃的来到省城应试。

当年的科举试场称“贡院”。依照规矩，贡院是建在城内东南方的，全国省会皆是如此。当年广东省城的贡院就在今天的广东省博物馆内，现馆内的钟楼便是贡院旧址，而大院北面的红楼（明远楼）则是贡院主考楼。当年贡院两旁建有数千间号舍，形如长巷，每巷用《千字文》编列号数（如天字第几号），供应试者居住。潘陆一到省城，就一头扎进号舍中读他的之乎者也，苦攻多日，自以为胸有成竹，到离开考场时，自我感觉真是从未有过的良好，以为这回定可高中，哪知到放榜时一看，又是名落孙山，气得一转身，也没听清四周有些人在议论什么，便回到客棧喝酒解闷，三杯下肚，突然看到有三几士子一边走进门来一边议论这次乡试，其中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自称有亲戚在知府衙门里做事，坐下后就气得拍桌子，说这次乡试简直是胡闹。

大家同住了这些日子，潘陆知此人姓周名方，便把酒杯一放，问：“方兄何以义愤填膺？”

“唉！”周方感叹一声，“陆兄你有所不知，这次来广东当学政的是个姓徐的翰林，竟然以貌取士，监考时暗中看谁生得英俊的就记下来，貌丑的就划掉，现在榜上有名的全是靚仔！你说是不是滑稽加荒谬！”

（笔者注：据清朝书画家钱泳《履园丛话》的记载，清时科举考试，都要造一本考生的相貌册，记录每个考生的长相，以防有人冒名顶替。是为考场惯例。不过那时还没有照相术，因而记录长相并不严谨，只是一项例行公事而已。）

“竟有这样荒谬的事？！”潘陆一听，也气得拍桌子，霍地站起来，“真真岂有此理！那什么知府按察使为何不说他！”

“学政官阶跟督抚平行，如何说他？”周方摇头苦笑。

（笔者注：清制，主管各省司法刑狱的按察使隶属于该省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总督、巡抚；知府则相当于今天的市长，自然是督抚的下属。而当学政的，不管他原来官阶如何，只要他在充任学政期间，官阶便与督抚平行。）

潘陆又坐下喝闷酒，想了一会，心中轻轻冷笑：“好，你这老狗官，我要叫你这学政当得不舒服。”站起身去找客栈老板，要了文房四宝，研好墨，摊开纸，刷刷刷写起来。写完卷起，又包了小包浆糊，走出来，一看周方等几个落榜士子仍在那里唉声叹气，便把手中纸卷一举，道：“各位，有兴趣的话请一起来看热闹。”

“陆兄，有何大作？”几个士子七嘴八舌地问，“有何热闹？”

潘陆哈哈一笑：“来看便知。”出门而去。

五六个人一齐来到放榜的贡院侧墙前，那里正围着一大堆秀才，高中的在欢天喜地，落榜的有的在骂人，更多的在议论纷纷。潘陆分开众人，来到墙前，三几下涂上浆糊，再把手中纸卷打开，啪地贴在榜文旁，众人一看，有的会意大笑，有的起哄叫好！

原来上面写的是一副对联：

尔小子整整齐齐，或束带，或抹粉，或涂脂，扮了面相，三千人巧作嫦娥，好似西施同进越；

这老瞎颠颠倒倒，不论文，不通情，不达理，只顾容颜，十八省几多学士，如何东粤独来徐？

贡院门外一下子嘈吵得像开了墟市，有人对潘陆怒目而视，有人对他猛竖大拇指：“写得好！骂得妙！”潘陆见众人反应如此热烈，也仰天大笑，正在得意，周方一把将他拉出人群。

“什么事？”潘陆似乎仍有醉意。

“陆兄你闯祸了！”周方一边把他拉着向横街窄巷走，一边低声道，“你嘲讽学政，又得罪了中举的人，他们向上一举报，拿你见官，再安你一个罪名，那你就连哭都来不及！快走！立即离开省城！”说完自己先走开了，好像还低声感叹了一句，“麝因香重身先死，蚕为丝多命早亡！”

欲知潘陆这憨秀才是否闯下祸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愤世俗纵情诗酒

老举人训导顽童

话说潘陆听了周方这一番警告，不觉怔了怔，酒意随即醒了不少，脑筋一转，这老兄说得不错。俗语有云，当出力处须出力，得缩头时且缩头。现在自己这口气已经出了，还留在这里等着惹麻烦干啥？三十六计，走为上。立即返回客栈收拾行李，再赶出油栏门码头，也不管即开的那班船是去哪里的，买了票便上船，离开了省城。

回到乡下，潘陆对科举事简直心灰意冷，以后就再没有去省城应试了，后来白氏亡故，心中更是烦闷。幸好祖上留下两亩薄田出租给人也足够过清贫日子的，平时就只顾纵情诗酒自娱。据说有一次潘陆自己酿糯米酒，结果酒质非常恶劣，喝了后还拉了肚子，愤愤然便作了一首打油式七律诗云：

数升糯米浅慳量，菜香肉滑仔细尝。
着意满坠三担水，先头打起一壶浆。
冷吞却似金生丽（水），热饮浑如周发商（汤）。
硬是强斛三五盏，几乎泻破腹中肠。

如此诗句，读来几乎叫人喷饭。

几杯下肚后，潘陆有时便是这样吟诗作对，再加感怀身世；更多时则是慨叹时运，开口骂人。说自己饱读诗书，满腹珠玑，胸罗星宿，无所不晓，作那八股文章，没有哪股不精，却偏偏碰着些瞎眼的试官，一个个狗屁不通；尤其那个徐翰林，简直浑蛋透顶，以致遗贤才于乡野，真真罪过！罪过！云云。

如此这般的边喝酒边吟诗边骂人，十分畅快。如果这个潘陆只是躲在自家里发牢骚，后来就没有这么出名了。他是经常带上瓶九江双蒸（自从酿酒失败后，他就不再作尝试了），连同下酒的菜肴，手头紧时，就一包花生米，腰间再挂支旱烟杆，昂昂然来到村头魁星阁门楼前的大榕树下开自己这样的“酒局”。那里有块平滑的白麻石，如桌面那般大，原是个石鼓，也不知村人从何处搬来的，靠着榕树杆，放倒地上，供人坐歇。对出便是各村往来必经的黄泥路，树后则是一个大池塘，有两亩宽阔，夏日在树下歇息乘凉，倒也风凉水冷。潘陆在这里饮酒或吟诗或骂人，村人路过，便都知他是个酒狂。但当年的风气，乡村人是很尊敬有学问的人的。有所谓“士农工商”，“士”就是有学问的人，排在首位，而这个潘陆，虽没有中举，却也是个秀才，是个“相公”，而且实在是学问；况且他平时跟人挺随和的，那就得到村人的尊敬。

潘陆在村中还有一种潜在的名望。

当年考中秀才也算是有了功名，但还不算“出身资格”（中举才是），是没有官做的，不过按当年的民风，秀才在乡里已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有资格过问乡事，诸如在乡中收赌规，分禾更，包揽诉讼，管理太公箱等等（当年粤人有拜太公的风俗，同族姓的人有一些所谓族田，所得租金用于族中的公共开支，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便用以供奉和拜祭同一先祖，这些钱是全族人的共同财产，俗称太公箱，一般便由乡里有名望的人管理），以致亨哈勒索，自然有人因此而家肥屋润，叫人羡慕眼红（这也正是会有那么多人醉心功名的原因）。只是这个潘陆，在村里虽已算得上是个人物，却生性放荡不羁，不爱管事。当时村中还有三几个秀才，其中一个叫潘贵，是县太爷廖涛的一个远亲。去年，掌管族田等村里公共事务的老秀才出了省城不回来了，乡绅便在祠堂开会讨论由谁来接手，会上不少人提出要潘陆，说他办事公道，也有人提出要潘贵。老村长潘良终是不敢得罪这个县太爷的亲戚，随后公田公产的帐簿便落

在了潘贵手中。不过潘陆无所谓，安于清贫，也不与之争执；反而是这个潘贵将他视为自己的对手，彼此间不知不觉竟就有了心病。

潘陆没有因为自己是秀才而在村中欺负人，更没有贪污太公箱的金银，这一点在当时是很难得的，这就为他赢得了某种潜在的名望。大家尊敬他，小孩叫他陆伯，低一辈的叫他陆叔，同辈的叫他陆哥，上一辈的叫他阿陆。他也乐得逍遥，除有时喝醉了骂狗屁不通的试官与大混蛋徐翰林外，闲时也坐在大榕树下，跟村民谈古论今，讲三国，话西游，说广东伦文叙如何如何，湖北柳先开怎样怎样（“伦文叙笔扫柳先开”是当年盛传的民间掌故，尤为老一辈的广府人所津津乐道）。他读的书又多又杂，讲起来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到了要紧处，站起身来，手舞足蹈，口水花乱喷，神态唯妙唯肖，听得那些大字不识两个的大人小孩呆瞪双眼，圆嘴半张，又或嘻哈大笑，蹦跳雀跃，也是人生一乐。

这一天是农历六月十九观音诞。乡人依照俗例，用太公箱的银两，在村里的观音堂焚香祀奉观音，求福求子。（笔者注：观音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当年在广州及四乡人中得到广泛的祀奉，各地都建有观音堂、观音阁、观音寺，供人们拜祀，其名望之盛大概仅次于孔圣人。民间习俗，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观音涅槃日都视为观音诞，另有正月初八的白衣观音诞，届时都有一番热闹。直到今天，每逢观音诞，广州城中的寺庙如光孝寺、六榕寺等同样是人山人海，烟雾缭绕。）祭祀结束，潘陆分得了一大块烧肉，两件烧猪骨，心中高兴，便用白布带绑紧荷包裤，夹瓶竹叶青，施施然来到大榕树下盘膝打坐，自斟自饮。当时是农忙，村民拜完观音后便去各忙各的，没人来听他讲古。潘陆无所谓，一边咀嚼猪骨一边欣赏眼前村野风光，正在陶然自得，伸手去拿那酒瓶，摸了几摸，咦？怎么没了？

潘陆瞪着近视眼，在大麻石面上乱找，没有；以为掉到地上了，便放下猪骨，弯下腰找，也没找着，再伸直腰一看，嘻！这回连猪骨都不见了！

潘陆“啊”了一声，急忙四下张望，当时阳光正猛，附近空无一人，不觉口中喃喃：“奇怪，难道白日见鬼？谁这么调皮捣蛋？”正愣在当地，突然从大榕树后传出“嘻嘻”两声，蹦的跳出一个十岁左右的小鬼头来，头顶竖两束小辫，生得额高脸圆，鼻直口方，两只小眼睛滴溜溜的十分精灵，左手拿着那瓶竹叶青，右手拿着烧猪骨，一边咀嚼一边嘻皮笑脸。潘陆一看，原来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潘镜泉！心里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脸上一板，大喝道：“阿镜！你个衰仔！为什么在这里流离浪荡，不上塾馆！？”

“嘻嘻，阿爸，这回可不是我逃学。现在是农忙时候，今天又是观音诞，潘老师说的，如果谁的家中人手不够，学生可以自由请假，回家帮手竖田，结果回塾馆上学的没有几个同学，潘老师就干脆全部放假，所以我就玩来了。”嘴里嚼着猪骨，咕噜咕噜的说。

潘陆一听，信以为真，右手一把拿过儿子手中的酒瓶，仰面灌了一口，左手同时就一把将儿子拉到跟前：“坐下！为父给你讲讲烧鸦片的林则徐林大人小时候去考秀才的故事。话说林则徐当时是骑在他父亲的肩膀上进考场的，被主考官拦住，要他对对，否则就不让他进场，然后指着他父亲一笑，出了上联：为父作马。他父亲一听，即时羞得脸红耳赤……”

阿镜本来只想要弄一下父亲，转头就跑回塾馆，哪知被父亲抓住手臂，还要讲故事，心中猛叫苦也，但又走脱不得，只好学父亲那样盘膝打坐，闭着双眼似乎听得很专心，其实是在想脱身之计。现在一听父亲又讲这故事，忍不住大叫：“爸，这故事你以前讲过了！”

“多听一次没有坏处！”潘陆的手仍抓住儿子不放，“林则徐果然了得，随口对出下联：望子成龙！对得真个是好！是好！不但工整，而且为父亲解嘲，恰到好处。”潘陆边说边感慨地摇晃脑袋，“除了这四个字外，没有更圆满的说法了！”一松左手，拍了一下阿镜的肩膊，“这也是为父的期望啊！”

潘陆说完，伸手去拿筷子想去夹烧肉，突然看到有个老人家从村里颤巍巍地朝村头这边奔过来，手里好像还挥动着戒尺，看那样子好像正怒气冲冲，自己眼睛近视看不大清楚，只

是嘴里不觉就喃喃一声：“潘老师？……”

阿镜感觉父亲一松手，就想到是不是立即逃走，现在一听父亲这一声唠叨，吓得整个弹起，心中叫声“不好”！向村外就逃。潘陆大吃一惊：“阿镜！”一把没拉住，阿镜已飞也似的跑了。

潘老师气喘吁吁的来到潘陆面前：“唉！陆哥！你，你个仔真，真荒唐！荒唐！”边说边跺脚。

潘老师叫潘肃，年过花甲，生得头如笏斗，眼似铜铃，身材高大，外形十足像个老年头陀；两鬓飞霜，一撮长白须在下巴处飘来荡去，远看颇有长者之风，近看才显得过于肥胖臃肿，因而造成心脏功能不佳，急走几步便会气喘。年青时也曾科举场上踌躇满志，哪料直到五十八岁那年才考上举人。

举人可以作为一种出身资格，但还不能授与官职。照当时的制度，举人到京师参加会试，录取者为贡士；贡士再经殿试，录取者为进士，进士才即授官职。那末，考取不了贡士、进士的举人是不是就没官做呢？也不是，当时还有一条规定：举人参加会试多次落第者亦可酌授官职。当然，这还得走门路。

潘肃考了举人后，就没有了上京师参加会试的兴趣了。但他的恩师康元是当时两广总督的亲信幕僚，很赏识这个门生，有意帮他，便暗中为他捞了个江西省某县的候补县令。潘肃当然心怀感激，但想想自己这种身体状况，若到外地为官，说不定会客死异乡。按当时的观念，十分注重叶落归根，若死在异乡，葬在异乡，那实在是十分不幸的事。因而他谢过恩师后，自己也不去活动，懒得走门路，更舍不得花金银去打点，那候补自然就候到现在都没有下文。潘肃不打算做官，也就不放在心上。他自己家境不坏，有良田数亩，大宅两间，不虞衣食，而且他觉得《增广贤文》里说得不错：“良田万顷，日食三餐；广厦千间，夜眠八尺。”自己已年届花甲，又膝下无子，还要那么多家财来干什么呢？知足常乐，无须为了田产费那么多心思，只是想到自己读了一世诗书，原以为能仕途坦荡，光宗耀祖，却料不到直至年近花甲时才考中举人，而且中了几乎等于没中，除了那讲出来响当当的功名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收益，越想越气不过。潘陆因科场失意而借酒骂试官，潘肃则因科场失意而决心要自己培养出几个得意门生来，以完成自己今生已无法完成的心愿，这种心态就好像今天的某些杰出运动员，自己做不了世界冠军，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弟子身上一样。于是潘肃就向村长自荐做村里子曰馆的塾师。

那时候，供农村儿童读书的地方并不叫学校--学校这名称是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至1913年教育部公布新学制时改学堂为学校的；甚至还不叫学堂，称学堂也是以后的事。那时叫私塾，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塾师自己开办的所谓学馆；一类是地主设立的所谓家塾；还有一类叫义塾，是靠宗亲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来维持的，或由有钱人捐款举办的，入学儿童免收学费。不管哪一类，都是属于私人办学。一般说来，每个私塾只有一个教师，采用个别教学法，没有规定的教材，也没有规定的学习年限，不像今天规定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等等，而入学儿童也没有规定的岁数。

当时潘家村里的私塾属于第三类，是用族田地租来维持办学的，正规的名称叫义塾，不过村民更常称之为“子曰馆”，大概是由于当时的塾师动不动就“子曰”如何如何，即“孔子说”如何如何。孔子被统治者奉为“大成至圣先师”，得到从皇帝到臣民的普遍尊敬，是圣人。当年“子曰”的东西有点儿像当代曾出现过的“最高指示”，是“金科玉律”，当然，没有后者那么大的强制性权威。这事仔细想来，似乎是历史跟中国人开玩笑。

潘肃是举人，用现在的话说，是村里的最高学位者，而且他的人缘也好，当他自己说出要亲自主持子曰馆以为本村培养人才时，立即就得到了以老村长为首的所有绅耆的一致赞同，随后就辞掉了原来那个从外村请来的秀才塾师，恭请潘肃“培育英才，以光桑梓”。

塾馆中有三十多个学生，潘肃本来以为可以培养出几个人才，哪知经细心观察，真正资

质好的，只有两个，一个叫潘展达，另一个就是潘镜泉，而又以潘镜泉的悟性更高，记性更好。他对阿镜不久前写的一首《吊象棋诗》尤其称赏。

话说当年乡村的下象棋之风是很盛的，阿镜对这棋道十分痴迷，有时简直达到废寝忘餐的程度，不久前去墟场买米，见围了一堆人在看下棋，便也钻进去观战，有人认得他是“好计”的阿镜，便邀他对杀，这一跃马横车，直杀到天昏地暗，夜色笼罩，阿镜终于把对方将死，正在得意，猛然想起，父亲还在家中等米下锅哪！吓得整个人跳起，直奔已打了烺的米铺，拼命的打门。回到家里，碰巧这天潘陆心情很不好，正在饮闷酒，问明因由，原来是痴棋所致，又想到儿子平日有时因痴棋而误了学业，一气之下，便抽了儿子几藤条，顺手把阿镜的象棋整副抄起，蹬蹬蹬走过去打开后门，一把全扔到屋后的小溪流去。当晚阿镜躲在蚊帐里为他心爱的棋子哭了好一会。

第二天，阿镜起了个大早，天蒙蒙光就到小溪边凭吊他的象棋。回到塾馆上课时，潘肃发现他似乎心不在焉，不时拿着笔在书上写写画画，下了课，便冷不丁走过去拿起阿镜的书一看，只见上面写了一首《吊象棋诗》：

征战界河兴未阑，谁料齐飞坠溪幽。
兵卒没顶车不救，将军沉底士难留。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渡三江逐水流。
炮声一响惊霹雳，卧龙投起碧云浮。

潘肃摇头晃脑的吟了两次，连道两声：“好！写得不错！”问阿镜：“怎么回事？棋子都下河去游水了？”

阿镜哭丧着脸，把昨晚的事略说一遍，惹得围观的同学哄然大笑，潘肃则捋着下巴上的白须摇头晃脑：“孺子可教也，孺子可教也。”

不过可教归可教，阿镜这小村童的调皮捣蛋，有时简直叫人恨铁不成钢。

潘肃平时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谁背不出书就要打手板，所以当时的私塾又叫“卜卜斋”。但对调皮捣蛋的行为又较能宽容，认为是小孩的天性，善于加以引导就是；而他自己也有个毛病，就是好像随时会患上严重的“阵发性痴睡症”，尤其在下午，经常是上着上着课就打盹，一打盹就得回房去睡一会，这时候便得靠老婆周氏看着这帮学生。

这天观音诞，周氏去了邻村看外孙，潘肃自己又突然发困，便吩咐学生留在课室“学而时习之”，自己回了房打个盹，哪知睡醒后回到课室一看，三十多个学生竟走了小半，不觉一瞪眼睛，手中戒尺一拍：“其他同学跑哪里去了？！”

“他们说老师不来了，要回家帮手竖田，其实是玩去了！”留在课室的同学七嘴八舌。其实他们都想出去玩，只是害怕老师打手板或向家长告状，现在听老师这一问，个个立即“义愤填膺”。

“谁说我不来了！？ ”潘肃气得下巴上的白须打颤，“是谁带的头？！”

“阿镜！潘镜泉！”大家异口同声。

“荒唐！真是荒唐！”潘肃拍着戒尺叫。

由于阿镜的功课历来都好，潘肃对他寄予希望最大，对他的调皮行为也较宽容，现在看他竟然发展到“假传圣旨，带头罢课”，真真岂有此理！如此下去，师道尊严何在？！“教不严，师之惰”也！非得教训教训这调皮鬼不可！心里一边气鼓鼓，嘴里则又讲了几句当年私塾学童必读的启蒙课本《三字经》：“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哪知还是越想越气，忍不住叫一声：“你们回家做功课，不得周围乱跑！否则定打不饶！”边说边拍了两下戒尺，“放学！”

这伙村童早已心不在焉，一听放学，如获大赦，立即收拾书包，一窝蜂似的拥出了子曰

馆，四散跑去。潘肃则左手一挽长衫下摆，右手仍执戒尺，脑后的长辫子一摆一荡的，怒气冲冲，向村口奔来——他猜度这阿镜十之八九是跑到他父亲那里玩耍，而潘陆则十之八九在村口饮酒乘凉。现在远远看见阿镜跑了，不觉就向着潘陆跺脚。

同是科场失意，潘陆跟这潘老师可谓惺惺相惜，平时颇谈得投机，现在见这举人公气冲冲而来，潘陆急忙起身相迎。见他脸都红了，仍在喘气，急忙双手扶住：“潘老师，坐坐，先坐下歇歇。阿镜做了什么错事？惹你老人家如此生气？”

“他带头逃学！”潘肃吹胡子瞪眼睛。

“不是潘老师你准学生回家帮手竖田吗？”

“哪里的话！我是准了阿祥、阿富和阿国，因为他们几家都是孤儿寡母啊！其他学生都得回馆上课！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把情况略说一遍，“陆哥，阿镜聪明是聪明，但如此胡闹，你真得好好管教管教他才好！”

潘陆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宝贝儿子的当。尽管自己在科举场上失意，心里还是希望儿子能走上仕途，做官扬名的，一听儿子竟调皮若此，心中也气，嘴里不觉连连向潘老师道歉。彼此互谦了几句，潘肃的火也慢慢下了，说了几句之乎者也，“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之类的话，顺便就烧了两口旱烟杆，喝了满满一杯竹叶青。

当晚，阿镜可就惨了，被父亲用藤条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这就是过去广州人打仔常用的“藤条纹猪肉”法，被打到杀猪般的大哭，大叫以后不敢了。第二天，阿镜苦口苦脸地回到子曰馆向潘老师认错，潘肃那股怒气又涌上来，心想正好借此机会重振一下师道尊严，便右手拿起戒尺，左手一伸，嘴里喝道：“拿手板来！”对准阿镜的左手掌心就是“啪啪啪！”三下，打得阿镜眦牙咧嘴，眼泪在眼眶里打滚，不过硬是没有掉下来。潘肃见他如此“顽固”，更气得发抖，一把将阿镜拖到孔圣人像前：“跪下，背《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昨晚父亲抽在屁股上的藤条印还在，现在手心又是火辣辣的痛，还要被全班同学掩着嘴耻笑，阿镜跪在那儿，心中的那个苦呀，就别说了；原来背得滚瓜烂熟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竟就背成了“人不学，不成器；玉不琢，不知义”了。潘老师一听，又气得连拍戒尺：“荒唐！荒唐！玉怎么知义！阿镜你你真荒唐！”

毕竟是十岁的小孩，阿镜强忍到现在的眼泪终于直泻而下，同时放声号哭。

潘肃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有点过于严厉，便叫一声：“好了！坐回座位上课！”待阿镜坐定，收了眼泪，他又觉得这样未免太宽容了，这个调皮鬼可能还不怕，想了想，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阿镜你已跟令尊学过对对子，那首《吊象棋诗》也写得不错，好吧，现在我就出个对子你对，对得通，就算你没辜负为师一片苦心，学有成绩；对不通，放学后罚抄两遍《三字经》！”潘肃的用意是，阿镜如真够聪明，对通了对子，免受处罚，那就向这伙村童表明，读好书是有好处的；如他对不通，受罚活该，也同样可以向这伙村童表明，读好书是有好处的。

哪知这一对对，竟把这个举人公弄到哭笑不得。到底这是个什么对子？潘镜泉又是如何应对的？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失家财寡妇含冤

讽知县夜贴对联

话说潘肃这举人公要出对子考潘镜泉，这时阿镜的情绪已大致平伏了；当时讲究师道尊严，老师要学生做的，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听从，何况现在老师不过是要自己对对子，阿镜站起身，向老师躬躬身：“请老师出上联，学生对不出，甘愿受罚。”

“好！”潘肃捋捋下巴的长白须，思索了一会，走到阿镜面前，伸手一点，“好吧，就讲眼前的。‘鼻孔子，眼珠子，珠（朱）子高于孔子，岂非谬误？’”

这个上联确实不易对。举人公在这里用了同音假借：眼珠子的“珠子”成了“朱子”，即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更是后代士子的必读之书；当然，他不能跟“万圣师表”的孔子相比。

潘镜泉想了一会，又向老师躬躬身：“学生不敢对。”

“对得出就对得出，对不出就对不出，有何不敢对？”

“怕老师听了生气。”

“这对子你真能对得出，为师大感快慰，哪会生气！”

“那学生就冒犯了！”潘镜泉盯着举人公的脸，“学生也说眼前的。‘眉先生，胡后生，后生长过先生，并不荒唐！’”

众村童听到潘老师所出的上联时，全都一愣一愣的，盯着潘镜泉，谁也不相信他能对得出。现在一听这下联，先是一怔，领悟过来，即时哄堂大笑。

潘肃真想不到阿镜能对出这对子，而且暗里还将了自己一军，不觉也是一怔，心里虽然有点儿不舒服，但又发作不得，而且确实也欣赏自己这个门生的机敏，不觉就尴尬地笑了笑：“不错！对得不错！不愧是老夫的得意门生！”

这一课堂妙对随后就传遍了全村。当时潘老师一连说了阿镜几次“荒唐”，而阿镜自己又说“并不荒唐”，再加上潘镜泉以前计耍道士、巧骗张老伯之类的滑稽行径，这个小顽童的绰号“荒唐镜”便从此诞生，并伴随了潘镜泉的一生，留名民间，阿镜的本名反而不大为后人所知了。不过据说自这次受罚后，阿镜的调皮捣蛋脾性改了不少，学业更有了长进。

暑去秋来，不觉便到了农历十月十五的下元节，这一天是广州三元宫下元水官的诞辰，道教认为是水官解厄之日。当年民俗，广州及附近各县的善男信女在这一天便蜂拥来三元宫朝拜祈福。潘肃信奉道教，也在十月十四出了省城，义塾放假两天，潘陆便带了阿镜出县城探访老友乐扬。

乐扬五十来岁，在县城开了间小布铺，是个忠厚老实的小商人，看见潘陆父子来访，非常高兴，忙让进后间请茶。两个老友寒暄几句，乐扬拍拍荒唐镜的肩头，笑道：“阿镜，现在你的名声远播县城了！人人传你如何妙对举人公，果然家学渊源，虎父无犬子！”

“扬兄过奖了。犬子只是小聪明，不合大用。”潘陆边说边摇头，“有所谓学而优则仕；若不能仕，要这聪明何用？”（笔者注：“学而优则仕”乃《论语·子张》载子夏语，本意是说学习仍有余力则去做官，潘陆在这里活用为学得好就该去做官。）

“仕又何用！”不知啥搞的，乐扬好像来了气，“有些人做官，做到被老百姓指着背脊骨骂！”

潘陆不知这位老友怎会骂起官来，正想跟他开句玩笑：“哪个官白要你老哥的布匹了？”话未说出，突然听到从西边厢房传来一个妇人十分悲凄的抽泣声，不觉怔了怔。一会儿，乐扬的老婆黄氏陪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村姑走出来，只见这村姑五官端正，容貌姣好，只是双眼哭得红肿，向乐扬、潘陆屈屈膝打过招呼后，两妇人便出了门。潘陆看看乐扬，只见他望着那村姑的背影，在摇头叹气。

“扬兄，何事如此感慨？”

“这就是有些人做官做到被人指着背脊骨骂的事了！”乐扬愤愤不平地拍了拍桌子，猛喝了一口茶。

“怎么回事？”

“刚才那村姑陆哥你看见了？”乐扬指指门口。

“看见了。”潘陆点点头，“她好像有很大的冤屈？”

“简直是天大的冤屈！讲出来叫人气到肺炸！”乐扬喝口茶，平伏一下情绪，“她是内子的表妹，叫阿兰，今年二十岁。前两年，她邻村的一个富户聂旺发死了老婆，没有留下子女，便娶了她做填房，可惜又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几个月前，聂旺发患急症死了，给她留下了一间大宅、八亩良田，本来以为往后的日子不必忧食忧着，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下半世了，哪知聂旺发的亲侄儿聂一阳打她的主意，此人在聂家村里是有财有势的大户，暗里几次想调戏她；她坚决不从，并警告聂一阳若再无礼，就要向村长告发。后来的半个月，聂一阳就真的没有再来骚扰阿兰。阿兰便以为没事了，哪想得到，这个聂一阳竟在暗里施毒计！”

说到这里，乐扬猛抽了两口旱烟，看潘陆父子听得专心，便“唉”的感叹了一声，继续往下说：

“一天黄昏，正是开晚饭的时候，阿兰家来了一个穿着光鲜的青年人，手上提了很丰盛的礼物，自称是聂旺发的远房表弟，在外省做生意，这次回乡，来探表哥。阿兰从未听老公说起过有个表弟在外省做生意的，但人家远道来访，总不能把人拒之门外，便让他进屋坐；当时又刚好开晚饭，阿兰心地好，见这人走得疲惫，顺便就让他在家吃了饭，以为有佣人三婶作陪，不会惹什么是非。哪想这就中了人家的毒计，搞出事来了！”

“什么？那人对阿兰动手动脚？”

“真要这样反而还好！村民赶来，众目睽睽，阿兰不会遭不白之冤！”乐扬敲了一下旱烟杆，“这人使的是暗招！阿兰一开头就跟他说了聂旺发已经去世，但这人吃完饭后还东拉西扯的赖着不走，开始时阿兰又不好意思赶人走，她还算聪明的了，一直要三婶陪着自己，后来眼看就要到二更天，看那人还没有走的意思，阿兰终于发觉他别有居心，便坚决下了逐客令，要三婶把那人赶了出门。那一夜不知这家伙是在哪儿过的，但到第二天一早，这人就在村里四处宣扬，说自己是聂旺发的远房表弟，阿兰贪他靓仔，昨晚跟他睡了一夜，还要招他入门。一时间闹得全村皆知。”（笔者注：二更天相当于现在的晚上九点至十一点，当年乡村人睡得早，二更天前大都已经上床睡觉。）

“这条计确实是毒！”潘陆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来，轻轻叹息一声。

“阿兰平时很少出门，还不知自己已被人家搞到声名狼藉。”乐扬继续道，“后来听村民说，聂一阳当天上午就去找了村长，说阿兰暗里偷汉，不守妇道，伤风败俗，依族规应该浸猪笼。

“那村长也不知是不是受了聂一阳的什么好处，或者他也垂涎于阿兰的田产，总之立即就带上村中其他乡绅及那个青年人来找阿兰对质问罪。

“阿兰一听，简直如五雷轰顶，当场气得大哭，大骂那青年人有意陷害，并要佣人三婶为自己作证。哪知这个平时唯唯诺诺的三婶现在竟闪闪缩缩，说自己吃完晚饭收拾碗筷后就上了床睡觉，至于少奶跟这个人后来怎么样自己不知道。

“阿兰一听，气得几乎昏倒，边哭边骂三婶没良心，昨晚明明是你把这个人赶出门自己又闭死了门的，怎么现在要这样陷害自己。但又哭又叫都没有用，那个青年一口咬死阿兰跟他睡了一夜，三婶硬说自己不知道‘后事如何’。嘈吵了大半天，阿兰气昏了两次。最后村长宣布，当晚村中三个老妇人住在阿兰家，防止她‘畏罪潜逃’，第二天上午在聂家宗祠召开乡绅会议，处理此事。

“第二天在祠堂里又争论了半天。聂一阳说自己要大义灭亲，虽然阿兰是他的婶，但她伤风败俗，令整个家族蒙受耻辱，为了挽回声誉，重振纲纪，应该按族规把她浸猪笼。明眼